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童溪易傳卷十七

宋 王宗傳 撰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有同人焉有家人焉同人之道在於无所不同故其卦德曰同人于野亨家人之道在於无所不正故

其卦德曰利女貞何者正家之道以女正為之本亦以女正為成功女而正則家之正可知矣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豈易正也邪今而女正則亦无所不正矣故家人以女貞為利其在爻則六二六四是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此即六二九五二爻以明男女之位正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即九三上九二爻以論父母之為嚴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之皆得其正也或曰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上九正乎曰家人以陰居陽位則非正也以陽剛居一卦之上詎非正乎夫以六居二而位乎内卦之中此女正位乎内也以九居五而位乎外卦之中此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正其位則尊卑上下之義得矣然此非人為之所能為也蓋天地之大義然也何者論天地化育之功則雖由於二氣之交感然上下之位固有所謂不易者

矣此其義之大者夫六二九五男女之象也則九三上九父母之象也何者二與五各在一卦之中而三與上各在一卦之上故也是故男女則欲其正而父母則欲其嚴二與五陰居陰陽居陽正也九三上九剛而過中嚴也故父母俱稱嚴君焉以其各尸内外之尊故也李博士元量曰九三上九父母之嚴者謂之君則主於出命以正一家猶國之有君焉有國者主於義過於義者常至於傷恩故爲君者欲如父母

之子萬民書以元后作民父母是也有家者主於恩
過於恩者常至於害義故為父母者欲如君之正一
家易以父母為嚴君是也夫一家之中有父子焉有
兄弟焉有夫婦焉曰父父子子則父子各盡其道也
曰兄兄弟弟則兄弟各盡其道也曰夫夫婦婦則夫
婦各盡其道也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家道庸有不
正矣乎家道既正則天下庸有不定矣乎蓋風化自
近始天下者一家之積也治天下之道即治一家之

道也家道正於此天下定於彼矣故聖人於此又要其必至之效而終之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不云正家以正天下而云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又有所謂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間焉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間者然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者變化之物者也火者著見之物者也風自火出

則外之有所化者由於内之有所著見乎外者也夫正家而天下定者家人之道然也在内者无所著見於外則在外者亦何所觀而化乎故曰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君子觀此象以謂風化之本皆自内出故一言一行不敢易焉言有物而行有恒此君子不敢易其在我者然也夫有形可指謂之物言而有物此誠然之言也不改其度謂之恒行而有恒此誠然之行也君子之言行其不敢易也若此則自内而出者

足以著見乎外矣彼得之觀感者庸有不化矣乎故夫君子之言行所謂著見乎外者火之象也得之觀感而无不化者風自火出之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正家之始也九以剛明之才當正家之始宜如何哉曰正家之道莫先於制其始始之不制末如之何矣人有常言涓涓不遏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此言始之在所制也夫一家之内有長幼焉有男

女焉當正家之始苟不有以制其變於未然之初則長幼失序男女无別害恩義害倫理將自此始也能无悔乎故曰閑有家悔亡而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夫惟於其志意未變之初而盡其所以防閑之道謹其序嚴其別无使瀆亂而失其有家之則此悔之所以亡也程曰不云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防閑故亡爾魯桓公之於文姜也不能防閑之使為二國之患故詩人所為賦敝笱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不知

早為之所遂至於同氣交兵故激蔡仲蔓草之諫此无他不知家人初九閑有家之戒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居中履正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夫何為哉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而已故曰无攸遂遂專也語曰遂事不諫以謂夫人既專是事也何諫之云爾春秋傳曰大夫无遂事示不敢專也而或專之故春秋之所為書也如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是也此坤所謂先迷也九五二之應也則二者亦何敢有先迷之失乎此所以无攸遂也夫所謂无攸遂云者亦不敢有所專也然六二之職其亦有所專矣乎曰有之在中饋是也此六二所專之職也蓋九五在上二當以順巽之道承事之凡九五之事既不敢專其所專者專其職守而已婦人之職守亦不過曰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故詩有采蘩以奉祭祀為不失職

采蘋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此雖指夫人與大夫妻而云也然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然也夫是之謂貞而吉也蓋不順則不能順承乎上而有先迷之失不巽則不能居為下之道而曠其職守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夫為人臣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故在家人則六二是也若在坤則六三是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處内卦之上主治内之道也故以家人婦子言之然以九居三剛過者也故云嗃嗃謂剛厲之過也夫治家之道不知寛猛適中之為尚而惟嗃嗃然此悔也然董之以威束之以禮使在下者肅然而有畏懼之心故雖厲而吉何者於家道未為失故也苟惟不然使婦子嘻嘻然苃樂无節則終至於恣情適欲棄禮亂倫而家道衰微矣故曰終吝而象曰失家節也然則與其嘻嘻而失家節也寧嗃嗃而未失也程曰

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易以陰陽相得為富家人至六四二卦之中也當剛柔相際之地而以陰静之才處之所謂居而有之者也故曰富家大吉蓋家人六位内外終始俱得其人而四以鎮静无營處近五之位故能大富家之吉則五之所委任者得其人可知也夫六四以陰居陰正

也而以至柔順至剛剛柔相濟而與六二故无忌嫉之嫌此家道之所以殷富也大抵家人六爻各得其正故雖陰陽錯居舉无嫉妬使四也比五而有妬二之心使二也應五而有嫉四之嫌又使三也在下而有侵四之志則四也安能順在此位而大富家之吉乎家人之卦德曰利女貞至於此乎見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家人六位俱得其人者以九五為之君也故有家之

道莫此為至為五者復何憂乎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恤憂也夫有家之道既極其至則上下内外之心莫不交相親愛此豈復有督責迫促而使之然歟故勿恤而吉也夫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内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所謂交相愛也以六爻言之則六爻剛柔各得其正而以正道交相親愛此九五所以得為一家之主也故以假有家獨歸之五焉以天下言之則王

者盡此有家之道以達之天下故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使天下之内无遠近无小大无衆寡交相親愛雝雝睦睦濟濟有敘若在一堂之上焉則王假有家之道至此又无復有加矣故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盡是道者九五是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至上九家道之大成也夫能正家而至於家道

之大成也豈无所自而致然歟蓋正家之道以正身為本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不正則未有能正家者也況於國與天下乎夫家道以嚴終常人之情其於妻孥也則以恩掩義其於臣妾也則以慢勝禮語其能以不失其威嚴而使家人有祗畏之心者則未也雖然徒能威嚴乎人而不能威嚴乎其身則在人者未有能我信而我從者故威嚴之道當先施諸其身自反自克使吾之身

无一毫之可愧焉則将不施威而有自然之威矣何者人深信之故也有孚威如終吉而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夫家道以嚴終是故吉於用威也然語其有自然之威而若未甞用威而人我從焉者則以人之深信我也夫人之深信我者非信乎我之能用威乎人也而信我之能用威乎我之身故也夫惟能用威乎我之身則所以信乎人也自有不威之威矣雖欲人之不我從不可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是言也蓋為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用威於人者設也然則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能用威於人則雖妻子亦不吾信而吾從也況他人乎嗚呼吾以是知易之有家人也聖人不以責之家人而責之吾之身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

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物自至理之外君子亦聽其勢之如何爾未甞强同之也此易之所以有睽睽乖也睽合離兊以成卦離火也兊澤也離為中女兊為少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即離兊之象以言在物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又即離兊之象以言在人之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合離兊之義與六五之下應九二以言睽之小事吉也夫

澤火二物俱以動為用未始不同也然或動而上或動而下在物之睽有如此者中少二女生而同居亦未始不同也然志各有歸其行不同在人之睽有如此者即物與人以論睽而睽之義曉然矣兊說也離麗也離又為明以說順之道而附麗於離明得所附也當睽乖之時說而不麗乎明則私昵之情爾如睽何六五之君以柔進而上行居尊得中而下應乎九二剛明之臣當是時也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

之大事則亦可以小濟矣故曰是以小事吉也胡安定曰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異雖有大才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為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又廣言睽之時用以明天下有不同之物而无不同之理也夫天高地下此天地之睽也然二氣交感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此男女之睽也生而有室家之願而相求之志則通也

萬物散殊長短小大各各不同此萬物之睽也然賦性稟命出入生死之事則類也夫睽乖也天下之物固有以睽而合者此又物理之不異也聖人明物理之不異故天地之大人物之衆聖人不務强同其勢而務嘿通其理此所以處睽之時盡睽之用而能和合萬類也夫舉天地之大人物之衆聖人以一理通之而能合萬類之睽其用若此此天地人物之所不外也故賛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與澤燥濕之性既不同而上下之勢復爾異此睽之象然也雖然火與澤以理觀之固亦未嘗不同也何也為火者必上為澤者必下此蓋理之所謂不得不然者夫以理觀之知其不得不如是也非同乎然以燥濕之性與夫上下之勢觀之則誠異矣君子之心固未嘗欲自異也然或所居之位所守之職有不同焉者人曰此異也而君子則曰此即吾之所謂以

同而異焉爾如孟子論禹稷顔子與曾子子思槩以同道目之是矣其次若魯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栁下惠之可是亦以異而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睽之六爻惟初與四居敵應之地夫當居睽乖之時而居相應之地者乃敵應也則兩剛齟齬之勢其乖異可知此有悔也悔而能亡者謂初居下位而不與

四校得喪故也夫馬者所以行也喪馬勿逐自復者謂雖喪其所行之具而不與之校也故曰勿逐曰勿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睽異之時身處下位而能不與人校得喪則吾之所以行之具初亦未嘗喪也故曰自復謂其雖喪而无喪也此悔之所以亡惡人即九四也所謂與初九為敵應者是也夫彼以剛在上與吾為敵應而吾復以剛與之校焉不可也然不與人校固可也而其失也又易至於棄絶夫人則於悔

雖亡而於怨咎又不能无也葢以剛傲然居上而吾惟以不校之説是守焉則或至於一切棄絶之而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曰見惡人无咎而象曰以辟咎也此處睽異之道而然也不然悔亡雖在所取也不能免咎又焉足尚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自二至上各以陰陽相應然睽乖之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陰陽之情乖異而不通故相應之道比之

它卦特不同爾夫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柔中之主亦足以行其道矣然睽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非君臣上下道合志同之日也故當委曲宛轉以求通上之意然後可以變睽離而為遇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道也遇者遇合之謂也以言當此之時小人未去正道未闢其所以能遇合於君者在委曲宛轉引之於當道云爾故曰无咎而象曰未失道也夫當堯舜之時朝廷清明无有蔽欺為君者以

予遠汝弼望乎下為臣者以无若丹朱戒乎上直言正論或吁或俞故无待於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也孟子之於戰國則不然是時楊墨塞路儀秦縱横故孟子於此因齊王之好色也則亦對之以好色之説好貨也則亦對之以好貨之説好勇也則亦對之以好勇之説此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者然也然對之好色也則以太王為言對之好貨也則以公劉為言對之好勇也則以文武為言此雖遇主于巷也曾何

失道之有若商鞅之說秦也帝不入則王王不入則伯此雖有所遇合也然失道多矣能无咎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當睽之時九四獨无其應而六三以陰柔近而比之所謂起疑似而招陵犯者也夫輿者所以行也牛者所以行是輿也六三欲往以應上九而四阻之其能免侵陵之患矣乎故見輿曳而不進其牛掣而有所

止其人天且劓而重有所傷也何者位不當故也使其以陽剛居此位則无是患矣夫天髡其首也劓截其鼻也首所以上向而鼻所以上通也而重見傷焉者蓋四也欲阻其上向絶其上通而怒其不惟已之從故也雖然睽極則有終合之理三與上居正應之地其能終睽矣乎特以所處之位遇乎九四之剛故初雖不免於見傷而終獲其應也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凡寇難在已之下則曰乘剛也若屯六二之於

初九是也冠難在巳之上則曰遇剛也則睽六三之於九四是也夫同人之世宜若无所不同也而九五又居天下之利勢其在當時容有不顧於分並起而爭其應者九三九四是也又况睽異之時乎然則六三之不免見傷无足怪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於時既睽所處又无應故曰睽孤雖然初以陽德居下位所謂同德之君子也四能去其剛傲之氣而與

之遇焉則末為睽孤也故曰遇元夫初以剛陽居一卦之始以不校為勇以辟咎為智所謂善士也故稱元夫雖然遇合之道不可茍也吾不彼忌而後彼不吾疑夫茍疑忌之情未能盡去則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四必得初交相孚信而後四可以无孤危之咎也故曰交孚厲无咎以言四既以孚信下交孚初則初亦以孚信上交孚四則雖孤危其咎可无也而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者夫在睽而求通方孤而

思合處危而欲安患其无道爾今也誠意一孚而同
德相遇則反睽而為通不孤而有合去危而即安特
在於一交孚之際爾四之志安得而不行邪此其所
以无咎也雖然四之遇初則曰元夫而初之見四則
曰惡人初之待四无乃太甚矣乎曰君子不以時之
方睽也而睽其所守不以已之无與也而與非其應
四之无得於三命也而能使三之曳其輿掣其牛天
且劓其人以滋上九之羣疑者孰使之然哉得非四

之過邪四也所為若此若以初之不校之德視之豈不薫蕕之異梟而鳳鷙之異熏歟故在四則曰初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曰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奬善嫉惡之微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夫古今天下未嘗无睽異之時然究其所以然也則其咎宜誰歸歸之天下之人不可也歸之羣臣亦不可也而人君實任此責爾此六五所以不能无悔也

然而其悔可亡者蓋以謙柔自處而能下應乎剛明之臣故爾夫惟能以謙柔自處而所宗敬者九二剛明之臣也故雖當睽異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而九二以剛明之才噬而去之其噬也易若噬柔脆之物然故曰厥宗噬膚則五於此得以往而與二合夫何咎之有蓋小人之勝君子也尚矣以六三不當位之才而居睽卦之中所謂趄疑似而招陵犯之人也二之於五居相應之地能為五之所宗敬則力於濟

睽者也故以剛明之才噬去此小人若噬膚然去其否塞以通道乎五而五遂得往與二合君臣共濟以成此濟睽之功則在五也豈不謂之有慶矣乎夫四與初在下而非其應也徒以同德相遇尤能使其志之行則五之於二居君臣相應之地其效宜如何故爻曰往何咎而象又賛之曰往有慶也然易於此時勉進六五之意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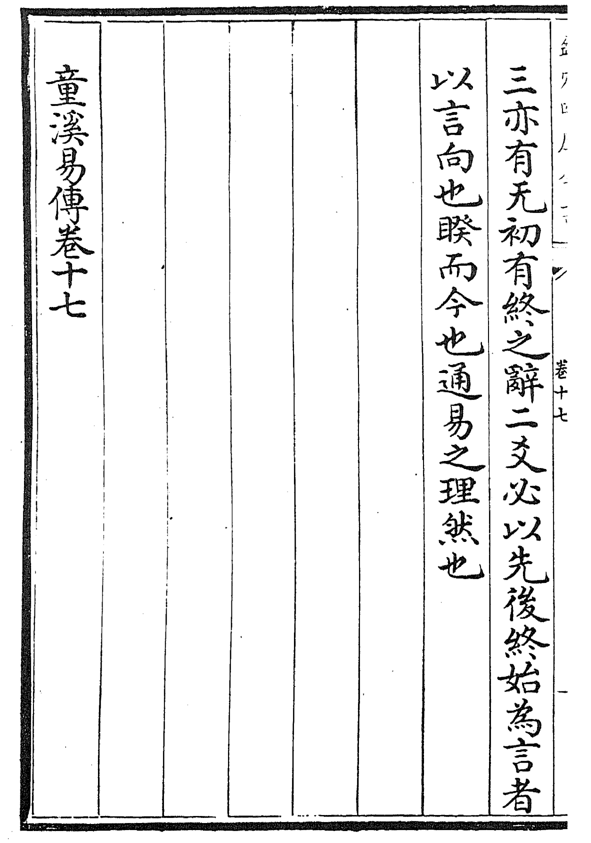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

冦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六四无應故曰睽孤上九有應亦曰睽孤何也程曰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在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暴躁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應其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自多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夫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多疑之象也豕穢畜也而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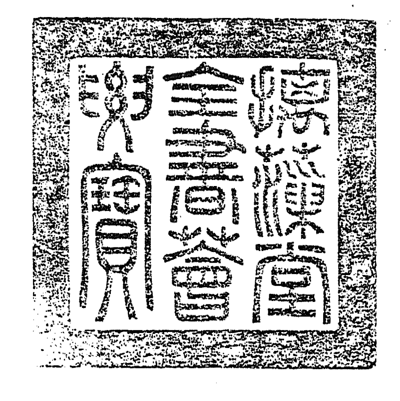
被負其塗泥穢莫甚焉三兊體也陰物而居澤豕負塗之象也上九視三鄙其行之醜惡故其象如此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之一車載非其人之象也上九謂三自下乘四而不惟已之是應故又有是象焉先張之弧始疑而惡之欲射之也後説之弧而弗射則釋疑而睽解矣蓋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易之理然也若睽極而不通則終於睽而已矣此豈易之理也哉繫辭以弧矢取諸睽故睽之上九有張弧説弧

之象夫後說之弧而弗射之者以三非與寇為婚媾故弗射之也夫惟嫌疑既釋則往而應之得所遇合矣故曰往遇雨則吉夫陰陽和則雨終也睽合而和此睽之所以吉也向之所謂羣疑者如豕負塗如車載鬼之類也豈不一切釋去之邪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夫睽生於疑而孤又生於睽今也羣疑既亡則睽者合矣又何孤云此上九之於六三所以有遇雨之吉也故上九有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之象則六



三亦有无初有終之辭二爻必以先後終始為言者以言向也睽而今也通易之理然也

童溪易傳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謄録監生臣吳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八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八

宋　王宗傳　撰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合坎艮以成體坎水在前艮山在後前有險後有阻何適而可哉此所以為蹇也蹇之為義有止塞而

无流通故曰蹇難也蹇難之世君子不幸而會逢其時則亦柰之何哉在我者務知所以處蹇之道而已矣故蹇之所以為難者以坎險之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處蹇之道也彖合坎艮之義以言處蹇之道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夫險難在前人所共見固不待明者而後見之也然蹈危履險亡軀害人而无益於救難者明者不然也故君子於此體艮之止而止焉其曰能止則救難之心非若是恝也相時度勢

而不以衝冒强聒為能故也此之所見又在人所共見之外也故賛之曰知矣哉以言見人之所見者不足謂知於人所共見之外而又有所謂能焉者斯足謂之知也矣夫所謂相時度勢者何也卦之德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西南之維坤實位焉夫坤地也其勢寛平而順易以寛平順易之道往以濟難則其難舒矣故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此即九五一爻以言濟蹇之道也夫當蹇難之時往以濟難而不得中正

之道焉則是與難爭也與患難爭鋒而求以濟難惑也矣何謂中正之道曰寬平而順易是也以九居五而得中正之位則是往以濟難而得中正之道也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云者蓋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也之義乎若夫不知西南之為利而反其所諳焉則有所不利焉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以告之夫東北之維艮實位焉

此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盖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濟難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即艮上有坎以言蹇之所以為難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又即六二往應九五以言濟蹇之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皆得其正以言蹇之必濟也或曰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正也初六正乎曰當蹇之世陽居下位則陽為失位以陰居下位詎非正乎夫以九

居五有陽剛中正之徳所謂大人也六二以柔中之徳往而應之則其見之也何利如之此所以能相與而成濟蹇之功也六爻自初至上陰陽各當其位此易所謂正也在人則為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上下各守其分而不相踰越以此道而正邦則邦自正矣又何蹇之不濟乎此所以吉也夫天下之所以不理患難之所以難去者以上下之分不明也今也六爻之間其剛柔素定如此則求以濟蹇也又豈必他求

云乎哉盖正之在人也所謂其本心也以人之本心也而還以正之則不勞而功成矣盡是道而成是功者則六二之與九五是也故卦之德曰利見大人貞吉由是觀之則當蹇之時盡蹇之道而以為蹇之用也豈不大哉故蹇之時用大矣哉何謂時用曰正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曰蹇云者有止蹇而无流通之謂也山上有水則无

下流之象也此豈有他哉盖有所止塞之故也夫山上之水无有止塞則建瓴之便孰能禦之其曰有水云者有而未決之義也君子之道所以未孚於人未亨於世者亦豈有他哉時使然也故夫水之蹇也反其流而豐其蓄而已其蓄既豐則盈科而放海矣孰能吾蹇邪君子之蹇也反其身而修德而已吾德既修則已正而物正矣亦孰吾蹇邪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求諸已者既至則其行也豈

復有不得矣乎嗚呼此君子之學以自反為之本也夫自反之學其在平夷无事之時猶不可舍而況蹇之時乎故蹇之六爻皆以往為蹇來為宜也

初六往蹇來譽彖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夫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出處之大致然也又況當蹇之時而居諸下位其可以冒昧而輕進乎故曰往則有蹇來則有譽夫初六以柔而居下當斯時也衆人皆以冒昧輕進而失而吾獨以謹重待時為得

庸非譽予其曰宜待云者戒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中无尤也

六二以柔静知止在蹇之時為遠於難可以无蹇矣然身雖无蹇而與九五大人居相應之地蹇而不濟難而不救將焉用居此位也故必盡王臣之義而後居此中位可以无愧矣蹇蹇謂時之方蹇而吾當力任此蹇之責此雖非其躬之蹇也而上而吾君下而天下之民皆予賴也予其敢謂其非躬之故而不以

為蹇也乎惟能如是故居此中位隱於吾心而可以无過尤也中以位言之則二之位也以人言之則王臣之心也昔退之作爭臣論嘗引此爻與蠱之上九以譏陽城矣而曰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而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能无也亦曰居此位者則必及此事若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休戚於其心則過矣

夫諫諍言官也猶不可曠而况居大臣之位而當蹇難之時其可以自處於静止之地而已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艮之主也内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為之捍蔽也三若舍内而之卜則往而蹇矣故莫若来而反諸内體之上以為二陰之主則在内者得所附矣其喜慰之心宜如何哉春秋書季子来歸穀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来歸喜之也葢

當莊公死子般弑慶父主兵季友力不能支固嘗避
難而出奔矣當是時也魯國方危内難未定國人思
得季友以安宗社故閔公即位之元年書公及齊侯
盟於落姑盟納季子也而公羊子亦曰其言来歸何
喜之也何休釋之曰季子来歸則國安故喜之此則
蹇之九三所謂往蹇来反内喜之也之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位也而以六居之當位者也夫居其位而輕去

之則往而蹇矣故亦莫若來而連下之諸爻以靜止自守則得其所安矣實誠實也夫處蹇之道在於以誠實為本處蹇而不以誠實為本則内无所執守外无所據依人誰我與哉故往既蹇矣必欲來而連乎下之諸爻相恃以為安則莫若以誠實為之本也彖曰當位貞吉此不云當位正也而云當位實也何也程曰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皆蹇也而九五則處坎險之中所謂蹇之大者夫有剛健中正之德而以身任天下之大蹇則亦何所不可而古者聖帝明王於此則又必汲汲焉務於来天下之助焉者以為戡難而正邦者非羣才之助不可也此九五處大蹇之任而又有賴於朋来之助焉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謂收正邦之功者雖九五也而所以正邦者則上下六爻皆當其位而然也然則處大蹇之任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者非有

賴於朋来之助可乎蹇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来夫既得朋来之助而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至上六蹇之極也又復何所往乎往則自為蹇蹷爾非真有蹇也故亦曰往蹇碩大也寛綽舒肆之謂也来則從五應三其志在内而難賴以紓故曰来碩

吉夫蹇至上六始言吉者以為蹇至此極物極必反蹇極則通故也彖曰利見大人大人謂九五也夫九五朋来之主也當此之時利見之者豈惟上六也哉而上六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以不知所從故也不然當此之世不寧方来而上六獨後乎五故不能无凶上六之在蹇也可不知所從乎其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者易之於上六也懼其或恃已之尊忘已之賤而不知有所從也故為之戒云嗚呼聖人

厭亂之心即此亦可見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亦未嘗无濟難之道顧人謀如何爾人謀一至則反有難而為无難特其餘事爾此易之所以有解解合震坎以成體震動也坎險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即震坎之體以言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則即震九四一爻以言解也
其來復吉往得中也此則即坎九二一爻以言解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又即震九四之爻以言解
也夫需也蹇也皆險在前也而當解之時險既散則
險不在前矣故曰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猶之曰昌
謂乎險以動也蓋動而出乎險之外已免乎險難云
爾險難既免此所以為解也夫所以濟難者以寛平

順易之道蹇之利西南是也今難之既解也此道奚宜置哉成湯之代虐以寛及其既代虐也亦不聞廢是寛也此得衆之道也其在卦也則震體本坤九以一陽往居坤下是以成震夫九以一陽而往居坤之下非利西南往得衆也之謂乎坤為衆故曰得衆九四所謂朋至斯孚是也夫天下之難既已解散則是无所往也既无所往則當来而復諸安静之地使天下知有息肩之暇奠枕之安矣此吉也不然則亂去

而兵未休財匱而賦愈急民瘦而役不止難何時而可解耶此殆非所謂時中之道也其在卦也爻惟二陽陽在四則為震陽在二則為坎坎中之一陽来居二位此所謂乃得中也雖然難既解矣既巳无所往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此又人君之至戒也其可以難之既解而恝然忘其所謂警戒之心哉若有攸往尤當夙致其警戒之念可也益之戒舜曰警戒无虞而臯陶亦曰屢省乃成欽哉此有攸往而以夙為吉

也夫惟能夙致其警戒之心則有所不往往而有功矣其在卦也則亦震之九四是也震之為義在於恐懼修省而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以有攸往夙吉為之戒云夫彖之所言者皆人謀也人謀既至則天下无不解之難而天地之解實如之故又以天地之解以終一彖之義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又即震坎之象以言天地之解也夫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則天地之内容有不解之物

矣乎此天地之解也夫百果草木皆甲拆惟解之時為然天下之難无不散亦惟解之時為然然則古今之時孰大於解也乎故終贊之曰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昔孔子誦成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以天下之有罪與過者皆由上之所化故也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是也夫當大難方解之初天下之人始出塗炭去昏

而即明去亂而歸治茍惟上之人追罪其罪追尤其過而盡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矣此非所以為解也故必也法天地之解有聳動之大號滂沛之大恩如雷雨之作而萬物均被其澤焉則向之有罪與過者咸釋然有更始自新之望矣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赦者舍也宥者寛也於過誤則赦而舍之於罪惡則宥而寛之此雖不能无輕重淺深之異然待之以不死一也雖然人君之政有所謂赦宥云者特因亂難

既解之後而有是也若屢行而不已焉則適所以長寇而滋姦非政也其後世之過乎此駁赦之論所以作於五代之張元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夫當解難之初類非柔弱之才所能勝也然身居下位能以巳之柔而濟夫二之剛使二之剛得巳之柔以為輔而亦以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於解之義為无咎矣不然位既不足而才復歉然當解之初豈能

无咎也歟葢九二坎之主也初六以陰柔之才當解之初近而際諸九二而九二亦自近而際之此所謂剛柔之際也夫同居内體柔者能以柔而際剛而剛者亦以剛而際柔同心居内以賛成解難之功得之矣又孰得以才之不足而咎初也乎或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今而謂之與二相際何也曰初為坎底勢不上達四為動主性非下逮凡曰際云者上下相鄰之謂也泰之九三曰天地際也是也故初雖與四為

應而无際四之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狩事也狐疑物也黃中色也矢直器也二以剛中之才為坎之主受解之任卦德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而彖所謂乃得中也是也夫天下之難常生於人情之疑惑方其未解也故不免於田狩之事三狐者人情衆多之疑也九二則以田而獲之既獲矣夫復何所往哉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以中直之道待天下

而已矣故曰得黄矢此九二之貞吉而象謂之得中道也夫方其難之未解也受是解之任而不以任是解之責此固非二之所謂正也及其難之既解也三狐之既獲而不知中道之為得此又豈二之正也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亂難既解則貴賤履位朝廷清明容有非據之人加諸上位則其致寇戎也必矣六三以陰柔居下之

上所謂小人而處高位者也夫小人宜在下者也故三有負且乘之象繫辭釋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則以六居三之謂也夫以負荷之質而且乘車非所宜據可知矣安得不召寇戎也哉故繫辭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何者以小人而加諸上位天下之所不容故也若昏亂之世則彼之志得以行矣其孰能誰何之哉貞吝云者以六居三不正者也故於正道為

可醜吝而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六三之負且乘自侮自伐亦甚矣則其致寇戎也孰使之然哉无所歸其咎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我謂三也象曰又誰咎也疑貞吝下有无咎二字今逸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夫處近尊之位遇有為之時又有能為之才而其事業或未能厭滿於人心者此九四所以有解而拇之

象而象曰未當位也拇之為物在下體而微者也初六之象也四與初正居相應之地其所解者至微至狹而其功未足以稱乎其位故有是象也惟夫解之所及者不特至微至狹而已使凡朋類之至而吾无所不用其孚焉則解之功大矣斯足以當夫位矣故又曰朋至斯孚是言也所以勉四也夫當解之時在上而有功乎下也易在下而致力乎上也難故四與初雖居相應之地初无際四之象而四有解初之功

惜乎其未大也此所以有朋至斯孚之勉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未去者在於小人有不肯已之心故也夫小人之心所以不肯已者非果難已之也以君子之舉動无以保信之而彼遂不肯已也嗚呼小人之心而至於不肯已也此天下之難所以作而不休而君子日夜用其智竭其謀求以已其難而難卒

未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保信之乎曰維有解而已矣君子維有解則彼小人者必曰吾君子我赦也不我亟也我宥也不我迫也吾有更生之望矣吾有自新之路矣曩者吾以為斯世之棄人也今復得以齒於天地之間矣曩者吾以為逃刑避罪之不暇也今復得以為太平之人矣吾何為而為此亂民也哉如此則雖不用智不竭謀以與小人爭一旦之命而彼之不肯已之心釋然散去而无餘而難自已矣何

者蓋吾有以保信之故也故曰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而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曰退云者已其不肯已之心而无復與我爭衡故也然則已難之道其事甚約其效甚速也如此夫武王之既伐商也歸馬於華山散牛於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此維有解之謂也而又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致萬姓之悅服此有孚於小人也當是時也為小人者雖欲不已其不肯已之心得乎彖曰解之時大矣

哉盡是大者則六五是也於古人則武王是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至上六解之功已成矣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盖无難者故曰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居下之上内外之限也故有高墉之象若同人九四乘其墉則内外之限又在九四矣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又申解悖之道也

童溪易傳卷十八

童溪易傳卷十九

宋 王宗傳 撰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也始終六十四卦大抵然也而其尤深切著明者子又

於謙也節也損也之三卦見之矣是何也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為便而誇尚之為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謙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淵溢以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節人之情莫不欲掊尅以自肥而忿戾之是騁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損聖人之心何其仁也蓋聖人者

天理之盟主微易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
微此三卦則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又或緩而未
切晦而未明者矣夫卦之所以為損者聖人曰損下
益上其道上行諸儒之言曰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
六此之謂其道上行也噫未也此泥於卦變而曰此
卦自泰来也而予之所見則曰聖人之心不如是之
徒然也以徒然之學而求聖人之心此所謂終日談
飲食而无益於飢渴者也又况其所談者非真可飲

真可食之物也如飢渴何然則其說何也曰予聞之六子之卦皆由乾坤父母陰陽二氣相感而然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以艮重兊是以為損非謂以坤重乾而為泰復由泰而為損也故夫所謂損下益上云者以卦之才言之不過曰乾三索於坤而得兊而兊之在損也則為下體故曰損下謂六三之為陰也坤三索於乾而得艮而艮之在損也則為上體故曰益上謂上九之為陽也如是足矣又何用自泰来乎

以卦之義言之則兊之三爻以說居下而皆上應說以奉上者也故凡天下之有餘才餘智者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獻替之道行於上矣凡天下之有餘粟餘布者亦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供奉之道行於上矣故曰其道上行雖然損之道以誠信為本損而不本於誠信則有餘才餘智者損之則以為屑有餘粟餘布者損之則以為怨此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其能舉天下之君子小人以仰事一

人矣乎故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所謂有攸往而利者无施而不可也且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雖繁然以誠敬為本曷之用謂何用乎文之繁也夫苟誠敬則於其享祀也雖二簋之簡且薄亦可用矣何者以有孚故也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也而夫子從而釋之曰二簋之簡且薄而可

用以享者惟損之時為然夫末之勝而本之衰文之
盛而實之衰則二簋亦可用以享矣此所謂當損也
夫苟本實未喪而過用裁損則又失之矣故曰應有
時謂時然而然而吾之應之不可泥也故又繼之曰
損剛益柔有時夫剛易失之强强則或過柔易失之
弱弱則不足損剛以益柔損强以益弱損過以益不
足此時中之學也故又終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易之為易時焉而已矣君子之於易亦隨時以從

道而已矣或損也人曰此虛也或益也人曰此盈也而不知君子无容心於此也與時偕行而已矣夫惟與時偕行則或損也或益也而惟時之為聽則當此時也而二簋之是用不亦可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澤寇山而山塞澤也夫彼日為吾寇而吾

日有以塞之則吾之所以塞彼之寇者用力多矣蓋塞之者止其勿吾寇而已也吾非從彼也夫吾非彼之從則其能自克者甚矣此所謂損也君子於此故懲忿窒慾程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此君子之忿在所懲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此君子之欲在所窒有所懲有所窒者皆損之力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兊體三爻皆損下以益上也然九二則以弗損而為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者也夫耕穫蠶繅之事既以已矣則當速往以奉於上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厥咎雖然損下之道又不可過過則害民故當酌而損之量其勢度其宜使下之所以供於上者其心不厭而上之所

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如是則君民之志庶幾其可合而上下无齟齬之嫌矣然則下事方休而速往以繼之其孰曰不可已止也遄速也酌量也尚庶幾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庸人之事君也惟知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曰此益上之道然也然以媚説順從為事則在已者所損多矣安能裨益於人主之萬一哉君子於此則以无所損於已者益於上也夫所謂无所損於

已者何謂也曰中正是也君子以中正之道自守自守如此則雖不若世之庸人曲意媚説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益上之實无出諸此此乃所以益之也故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而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九二説體也故有利貞征凶之戒然以九居二中也中則正矣故知弗損益之之義書曰若射之有志夫射期於中也故設鵠以為志而射者之志亦志於鵠君子之志亦志於中而已矣中以為志則在已

者无失而益上之實亦无出諸此又何待於枉已而
曲從損已以為益也哉李大亮之都督涼州也臺使
至諷大亮獻名鷹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田獵久矣而
使者求鷹如陛下意乃乖昔吉如有擅求是使非其
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儞若水為江州刺
史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若水論之為反其使李德
裕之在浙西也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
疋德裕上疏極論罷之又詔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

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唐家諸臣所以益上也如此正得利貞弗損益之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曰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此未免泥於卦變而謂損自泰來一也然則所謂三人云者舍損以泥泰亦惑矣夫兊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

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兊相合男女搆精而盡天地交感之義而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所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兊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女少男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而繫辭於此爻又以致一之説釋之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亦

是意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以柔順之才處近君之位所謂人臣之高位也處此之位當損之時宜如何哉務在順民之心損其疾苦而又不至於困憊然後加檢省焉則天下之心以為上之人我恤而不我忘也其孰不舉欣欣之喜色而以為庶幾无疾病也又孰我咎乎孟子謂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饑饉之来賑之卹之惟恐其後如六四之所謂使遄有喜可也今也不能損其疾苦使之流離轉徙及至兵戈之日斯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其死則怨咎之心至此始獲逞矣為穆公者又從而尤之則上下相咎何時而已邪故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謂其既不能使下之无咎於上而上之人又安可歸咎於下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夫居天下之中而能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此甚盛之德也故天下之益皆歸焉其曰或益之謂益之不一也故有十朋之龜之象焉夫龜靈智之物也古者用之以稽疑一人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則天下智者效其謀才者奏其技而有不能自已之心焉其為吉也不亦大乎夫人謀之從違天命之予奪也

一人自損於上而天下之益皆歸焉此人也而天之理實行乎其中矣故象又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詩之卷阿言求賢用吉士而作也其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人之意蓋曰一人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若卷阿然則飄風可得而入矣故來游來歌者於此得以矢其音焉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八章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則益之不一

其勢蓋如此也然於其四章乃曰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又可知也然則成王之所以能為持盈守成之主者此蓋有得於損之六五也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夫損極必益處損之極若以剛亢在上損下不已是非處上之道也故上九以不損而益下為義夫君子

之志志於益下而已方其益下之功未及於斯人也則吾之此志未爲得也益人之功所及者一二而所不及者猶不可勝計也則吾之此志亦未爲大得也及其位人之上而曾无損於下焉惟有益於下而已也則吾之平日窮之所養而見於達之所施也容有少慊云乎哉故曰大得志也如是則位人之上可以无咎過也揆之正理庸非吉乎夫執此之志以往益於下此上九之所利也卦德有曰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上九以之故論其所得則上九處人臣之極位而專以益下為心豈遑家謀乎夫六三以陰柔在下專應上九故有一人行之義上九以陽剛居上得損極必益之理故志在益人而不遑家謀易之為易隨爻取義類皆如此不可泥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合震巽而成體以卦之才言之坤一索於乾而得巽而巽之在益也則為上體故曰損上謂六四之為陰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而震之在益也則為下體故曰益下謂初九之為陽也此主初九六四二爻以言益也夫陽本居上今也初九居一卦之下又有自上下下之義亦如屯之初九以貴下賤之謂也此再指初九一爻以言益也以卦之義言之則凡人君損

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為此吾君之恵也其為説懌豈有紀極也邪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謂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大光矣乎夫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民説无疆則所益又在上矣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又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其道大光則其所益又在上矣然則益

之為道上下俱享其利矣故卦德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无適而不利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指震巽二五各得其正以言益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指巽震二體皆為木而以言益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又指巽震二卦之用以言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又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子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所以大也至於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結一彖之文以言益之道與益之時所以相為

无窮者也夫以九五居中履正為益之主六二居中履正為益之臣二五以中正居君臣相應之地當益之時相與以成益之功何往而不利哉此所以有慶也益之為言利濟夫物之謂也利涉大川云者易之所謂濟世之大功也夫涉大川則舟楫之是恃也有舟楫之足恃則亦何不濟之云乎益之時貴於无所不濟也今也合巽震而成卦則木道固无所不足矣以之而濟物此木道之所以行也震動也巽巽也益

動而巽則凡有所動順乎理之謂也夫循理而動則人偽去盡而誠意有餘以此為益則其進也日進而无已也彼天施而地生其所以益萬物也未嘗以一方拘者是亦循理而動焉爾故一氣既施而感是氣者无遠邇无小大莫不於此而肇其生焉則天地之益豈以一方拘之乎哉以是言之則大凡益之為道本於順理而動而極於天地其大者又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也曰誠而已矣誠則始焉而日進无疆終焉

而其益无方此非至誠之德與時偕行而无有窮已其能至是乎噫大哉誠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二物相繼有序此雷風所以為恒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聲益遠雷風二物相益為用此風雷所以為益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盡其所以相益之道故見善則遷不以是善之在人也而忌之有過則改不以是過之在已也而吝

之外不忌其在人者内不吝其在已者此外内之義相益之道然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他卦以九居初雖有剛明之才而處下位不可以有為也在益則初九震之主也上之人方且自損以益下而投之以艱大之事其責之也厚倘或避難辭重而无以副上之責則在已者為不勝任矣故居此之

任者以用大作為利謂其所利者利於成大功集大事蓋初與四居相應之地而九五在上又有同德之君四巽之主也初震之主也震巽相與當益之時而艱大之事義不可辭故也故有能為之才而當可為之時而上又有同德之君知己之大臣則其成大功集大事也何往而不利故居一卦之初而有元吉也謂其得吉也處衆賢之先而且大也既有元吉則在己者无有不勝任之咎矣夫當此之時事之投我者

既厚吾苟以其位之下也而厚其事焉則避難辭重
不能成大功集大事人且以不勝任咎之矣故象曰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彼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詩人
為之賦北門其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其三章曰王事敦我政事一
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所以適我益我
敦我遺我者若是其厚也疑若得我之志而展我之
才矣然我入自外而讁我摧我者又若是其衆而无

有我知而我信者則我之志亦安能得而我之才亦安能展邪欲如益之初九元吉无咎難矣然則君子於此當如之何曰亦歸之天命而已矣故詩人為之三歎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為六五則為獲益之君在益為六二則為獲益之臣語其能虛中无我自

損以逮下則一也故二爻无異辭也昔者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為之喜而不寐而公孫丑乃疑而問之曰樂正子强乎有智慮乎多聞識乎孟子皆曰否但曰其為人也好善而已蓋嘗論之矣强則自用有智慮則多疑多聞識則務以所長者蓋人人心有是三累其能使四海之内輕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乎夫惟好善之心勝則雖非强也雖非有智慮也雖非多聞識也此正秦穆公所謂一介臣之无他技者然

其心休休能容而天下之益皆歸焉以是而輔相人主優於天下矣此好善之力也然損之五則曰元吉而益之二則曰永貞吉何也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體也震則動動則不常矣故以永貞戒之以言永得其正則吉矣王用享於帝吉云者謂以二之虛中而且永貞故雖王者用此道以享上帝則上帝降格猶可以獲吉又況用此以逮下則四海之內其有不輕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乎是宜或益之者自外而来之

多且衆也夫以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詩人猶為賦干旄以美之又況六二為益之大臣矣乎其益之之多且衆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當益之時无所不用其益而後可也夫古今天下固有所謂凶患之事也苟坐視而不之救此豈居民上者之職

歟雖然用是事也類非拘常而襲故者所能為也是必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而後能處此六三之在益也居下之上所謂在民上者也以六居三又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者也以如是之才居如是之位而當如是之時知天下固有所謂患難凶災之事也則撫機應變以盡其所以益之之道乃其所長者故天下之人賴我以得益而在我者既无用事之咎而上之人亦信之而无疑矣夫既无我咎而且有以信乎

我故曰无咎有孚如是則九五中行之君自有告命之至以為六三有救患之公心而用圭瑞以錫之也故又曰中行告公用圭泰之九二曰得尚于中行蓋中行之君謂五也詩之崧高美宣王褒賞申伯而作也其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蓋圭之為瑞也所以達上之信也六三既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故九五中行之君有達信之告命以旌其人也三與四皆公位也故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六四曰中行告公

從而大有之九三亦曰公用享于天子鼎之九四亦曰覆公餗也夫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然亦未嘗无善救凶患之才則六三是也故象又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漢武帝時河内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廪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夫益之六三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

汲黯以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巽之主也以巽順之道輔九五中行之君此所謂以柔乘剛以巽為益者也故中行之君亦有告命之及以六四有益國之志也從其所為而成其公焉六四當此之時以吾君之我從也如此則用其所為之利者當何如哉亦曰吾既以益國為志則凡國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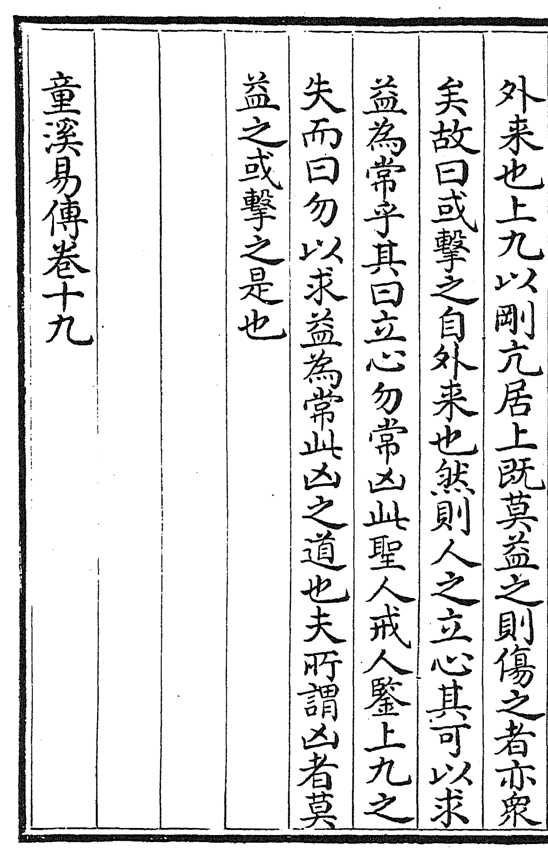
所當依者依之而不敢遷所當遷者遷之而不必依或依或遷吾无容心也視國家之如何而盡吾之所以益國之志而已矣四之志其公如此宜乎中行之君有告命之及從其所為而以成其公也夫五等之爵惟公為盛苟非以至公為心奚稱哉今也六三公於益民六四公於益國是宜中行之君皆有告命之及謂之公而无愧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徳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夫聖人之益天下也必有至誠惠益之心行之於不
言之間而非家至而人提之也此所謂益之大者故
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元吉之效見於天下則天
下之蒙益於聖人也亦皆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此
以誠召誠之道然也夫舉天下之大皆知以至誠以
歸惠乎上之德則其為益也孰大於是故曰元吉而
象謂之大得志也夫聖人惠益天下之志至是而大

得焉非其益之大孰至於是且聖人之益天下也自
夫使之綵身穀腹仰父俯子各遂其生之外豈无勞
苦恐懼之事使之趨之而天下皆曰此上之人所以
生我也所以安我也則上之所以益乎下者豈非有
至誠惠益之心而天下之所以蒙益乎下者亦豈非
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而然哉以誠召誠理固然也
又豈待於區區告問之勞而後致其我信也哉夫聖
人之心本乎至誠然必曰勿問云者此所以設後世

人君務行小恵者之戒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益極必損處益之極又以剛亢在上求益不已此
豈處上之道哉故莫有益之者謂其求益不已知益
己而不知益人而人亦莫之益也故曰莫益之偏辭
也若知已與人為无異豈曰偏辭云乎哉夫六二以
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故益之者衆而曰或益之自



外来也上九以剛亢居上既莫益之則傷之者亦衆矣故曰或擊之自外来也然則人之立心其可以求益為常乎其曰立心勿常凶此聖人戒人鑒上九之失而曰勿以求益為常此凶之道也夫所謂凶者莫益之或擊之是也

童溪易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

宋　王宗傳　撰

䷪乾下兌上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去之之勢不敢恃也剛強果敢惟恐或過警懼戒勑惟恐不及故反之於已也无

或失則施之於彼也无不當此君子去小人之道然也夫當夬之時以五剛決一柔宜若勢有餘矣无復有可慮者矣而卦德乃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而聖人深致之意如此其嚴且至也然後乃曰利有攸往此豈恃有去之之勢也哉蓋不如是則非全勝之道故也夬決也剛決柔也此五剛決一柔以言夬之義也夫剛則能決而夬之為卦五剛而一柔剛有終長之勢而柔无不盡之理此夬之義

有取於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此合乾兑二體之用以言夬之道也夫健而濟之以説則其所以決小人也无剛暴之失而有和柔之善故吾不彼疾而彼不吾忌邪正之辨黑白之分脫然而解不相疑也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而乃切齒厲色日與小人爭鋒故小人之謀日深而君子之黨日危以至忠良盡殲而社稷隨之向使即健而説之説而悟決而和之旨无是禍也夫何小人之不可決去之予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此又指上六之一柔不容於衆君子而衆君子公去之也夫王庭者公道所自出之地也卦有五剛君子之道已盛然以一柔而乘五剛小人憑陵自肆於上衆君子在下猶未安也故相與揚公道於王庭以共去此小人也夫去小人而不以公道去之則是李訓之謀也昔李訓之謀去宦官也而假甘露以赤其族此盜賊之謀也以盜賊之謀去小人小人不可去徒熾其焰而逞其毒爾謀何在邪孚號有厲

其危乃光也此又言雖以公道去小人又當不忘戒
備也夫孚其大號以警戒于衆使知以此之甚盛決
彼之甚衰猶有危道不可易也如是則雖危无危而
決小人之道光矣此與衆棄之之謂也朱翊善曰若
舜之誅四凶而天下服是也若隐其誅如唐之李輔
國則不光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又言
去小人之道必先自治而无尚於剛武也程曰邑私
邑也告自邑先自治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

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已舜之敷文德是也朱翊善亦曰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云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去彼之不善小人所以服也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夫戎兵戎也決小人之道在於揚公道於王庭孚號於有衆以與衆共棄之苟或以兵戎為尚此剛夬之過也故聖人以不利即戎戒之而曰所尚乃窮也朱翊善曰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

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亦深乎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至此則言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小人終去之无難也夫君子之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由夬以為乾往无不利矣此所謂剛長乃終也若剛之長至夬而不終則餘孽未亡禍胎猶在終為衆君子之患矣朱翊善援桓彥範不誅武三思以為喻是也始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其功卓矣張柬之將遂夷諸武而彥範乃曰

三思几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俄而武三思因韋氏
盜朝權彥範等流逐戮辱若放豚然而唐室為之再
危此剛長之不終也向使即利有攸往之說而悟剛
長乃終之吉无是禍也又何小人不可終去之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為水本在下也今也上升於天其勢不居必決
而下也故為夬之象君子觀此象也故有所取有所
忌其所取者謂取其決散之意也故施布禄澤以及

乎下此有所取也其所忌者謂不取其決散之意也
故居蓄吾德以積諸身此有所忌也他卦之象皆取
一義此卦象設彼此二義者亦如諸卦之爻一爻含
一義或一爻兼取二義者聖人之意設彼此以相明
以謂不有所反則學者或得此而失彼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故曰壯
于前趾所謂居衆動之先先衆而動之象也夫先衆

而動以決去在上之小人決意而往未有咎也往而不勝則為咎矣何者首決柔之謀者必有全勝之道而後可不勝而往咎將誰執則夫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宋申錫之謀誅宦官也在唐文宗之世實首其議嘗對上言請漸除其逼謀固善矣然不能謹其密處以漸謀未必及施而身被其禍伊誰之咎邪然則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以一柔乘五剛五剛之所耻也然恥之甚者莫甚於九五何者以其逼近而厚其侵陵迫脅之辱者也雖然五之辱二之辱也何者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故不得不負此辱也負其辱則決柔之責二實任之矣夫任人之責而替行決柔之事豈可易也故當内懷警惕外嚴誡號而後可以無憂夬所以去小人者也特患其謀不締戒備无素而小人之謀或先我

而發爾宋中錫之謀未及施而鄭注之誣告已為王守澄地矣此无他不知内懷警惕而外嚴誡號之過也夫惟内懷警惕而外嚴誡號也既有其素則雖有戎作於莫夜可无憂矣何者吾固有以待之故也故曰得中道也何謂中道曰吾之謀未及發而小人得以先之非中也小人之謀既已發而吾无以待之亦非中也以九居二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上六之應也應之者決之也亦如明夷九三之於上六是也而易家惑於獨行遇雨之一語皆咎九三應上六之為非也而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又皆前後相承謂九三爻辭差錯至再易之此蓋惑此一語求其意而不得故不免均以差錯待之也殊不知九三以陽居陽又處乾健之極不患剛決之不足也患於太過爾夫以太過之剛當夬決之時與小人居

相應之地寧復有相順之理矣乎故曰壯于頄此聖人戒其剛過也夫頄之在顔面也所謂顴也顴剛物也壯于頄則尤非能以柔順待人者也况待小人乎此以九居三之象也而聖人之戒之若曰當此之時健而説決而和者此決小人之道也居乾健之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而疾惡之心見於顔面而不知濟之以和説焉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故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可不知所戒乎故告之

以有凶而使知戒也然以陽居陽又處健之極夬夬之才如此其將何以濟之曰君子之所謂夬夬云者夬之至也以和說之道而濟是夬夬則亦終何夬夬之為咎也蓋應之者乃所以決之也則衆陽同行以決上六而吾則獨行以遇雨也雖若有沾濡之失而未嘗无慍憂之心思必決之則其遇雨也又何嫌也此夬夬之所以終无咎也若夫以是夬夬而居小人相應之地而惟壯于頄之是尚焉則雖欲无凶不可

得也又安能无咎矣乎然則君子當夬決之時不幸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當以有凶為戒以有慍為心而以无咎為善如九三所云可也易以陰陽和為雨三與上應故有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聦不明也

五陽決一陰其志甚鋭也而決道之不足者莫九四若也何者以陽居陰而所處之位不當故也夫以陽

居陰此於剛實之德既有所不足矣而乾之三陽復自下進故四於此失其所安而有臀无膚之象夫決道不足則无勇進之義矣而又曰其行次且謂滯泥而不前也夫當決柔之時而衆陽皆決策上進而四獨有此之象何以鞭其後邪故易於此又設其象以勉進之而曰牽羊悔亡謂與諸羊相牽勉而前則次且之悔可亡也張橫渠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四

也次且而前既有悔矣天下之衆陽讓而先之相牽勉而前則其悔可亡雖然當斯時也告之以牽羊悔亡之説在爻固有是言也而决道不足則雖聞是言也而亦若不聞也何也不足於决則疑畏之心勝而見義之勇消故不以斯言為可信故也聦於聞善言顧如是乎然九四之失亦未必至是也聖人特以其所居者隂也故諄複以詳其戒或曰九二亦居隂也何无是戒乎應之曰夬之九二則以中道論不以居

陰論也葢二與五居相應之地賛五以決柔之事既得中道豈或以居陰為嫌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決柔之主也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宜若易然故有莧陸夬夬之象莧陸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朱子發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以莧陸為二物也子夏傳云莧陸

木根而草莖剛上柔下也程河南曰今所謂馬齒莧也曝之難乾感陰氣多者也而脆易折此以莧陸為一物也要之草之易決者也又况九五以陽居陽又藉衆陽之助此之為決所謂夬夬者也夫以天下之至決而決天下之易決者又豈特摧枯拉朽之比哉於此而又曰中行无咎云者葢健而説決而和者決之善也苟有剛暴之失則過矣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也夫必貴於中行而後无過咎也者以中道之未

光也若有剛過之失而无和柔之善則雖合天下之力足以勝一小人揆之中道未為光大也九五剛而中者也然必云爾者謂其剛長至此五陽之勢强盛故戒其或過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衆陽之助故曰夬夬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夬之五剛所以日夜持嚴不忘警備者徒以上六故也今也剛長將極陰消將盡一陰處剛長乃終之

地此雜卦所謂小人道憂之時也故雖號剛以求免夫禍无庸及也終有凶必矣何者終不可長也程河南曰或曰聖人之於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

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予聞之邵康節曰復次剥明亂中生治乎姤次夬明治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嗚呼是言也治亂倚伏之機其在是矣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前夫此則夬也夬以一柔乘五剛所以為之日夜持嚴不敢忘戒備者盖以上六一陰之故也一陰既決而一陰復出乎五剛之下若不期而會焉嗚呼此豈吉徵也邪雖

曰若不期而然也而倚伏之機已發於此時又殆非所謂偶然者是以古今享治之君謂治无亂遇亂之君已亂无術此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者無怪也聖人之於姤又安得不以女壯勿用取女為戒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以言姤之義也夫古者有遇禮謂不期而會也而春秋亂世之君私相會約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多自托於不期之會故春秋書遇者七而書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如

隐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之類是也書外之遇者四而皆書爵如隐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之類是也夫既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莫適為主矣然春秋之所譏者亦不過譏其无禮云爾未有大變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豈特无禮而已哉顧雖若不期而會也然陰長於内陽消於外陰為主而陽為客為主者日勝為客者日負則亦理勢之必然者嗚呼此豈偶然小變也耶故又戒之曰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此指初六之一陰有消陽之漸以言姤之戒也夫女弗用取者以其壯也或曰非以巽為長女也而謂之壯孚曰是固然也然聖人之意又不專在是也奚在孚曰一陰在下此消陽之漸也聖人即微以見著此初六所以為女壯也自此以往則為遯為否為觀為剥以至於為坤者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吁女壯如此豈可與之長久也哉故聖人不得不為之戒曰此勿用取之女也以類言之則過惡之

方萌姦邪之始長盜賊之初熾闕　漸盛此皆何

可與之久也惟智者見微而辨早當有以處之矣雖

然姤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而有消陽之漸是故在

所戒也若夫天地之大人事之要又豈无待於相遇

也乎故聖人於此又必援天地君臣以廣言遇道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此即姤之時以言天地相遇

之功也夫以月建言之則姤者建午之月也六陽至

已而極則一陰生於午矣此天地相遇之時也萬物

相見乎離離正位乎午當建午之月而萬物各以品目章章乎天地之間故於斯時也在説卦則曰萬物相見在姤則曰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即二五同德之應以言君臣相遇之功也夫剛而中者二也剛而中且正者五也然謂之剛遇中正則二剛相遇而九二亦得為中正也何者易以陰居陽則為不正以陽居陰而且得中豈得謂之不正乎當是時也有是君有是臣以同德相遇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矣蘇東坡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剥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當姤之時以天地君臣相遇之義論之如此其不可廢也豈不大哉故賛之曰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萬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司馬

温公曰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遇舜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伊尹遇成湯而格於皇天師尚父遇文王而天下大定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為尊矣其所以與萬物相遇者以有風也故風一披拂而萬物為之鼓舞而感動焉故曰風者天之號

令也人君之尊天也其所以與民相遇者亦如風之於萬物焉則能使之鼓舞而感動者矣故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天之所以與萬物相遇者莫捷於風而人君之所以與萬民相遇者亦莫疾於施命故也然不曰號不曰令而曰命云者蓋命天理也天下之事惟天理不容偽以偽言告之施之跬步不可也況四方乎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夫人君之所以誥四方也尚容有或匿之旨而

不能无或逸之言欲天下之丕變也難矣故人君之尊天也其一話一言亦无違天理而已矣夫天理所在初无定體在天則曰天命在君則曰君命生死予奪物无不聽者非謂天與君之尊而聽之也聽夫理而已矣及其失也則不然朝號暮令而誠意不加家至户曉而衆心愈玩此所謂徒掛牆壁之具爾又安知姤之象有所謂施命之𠮷也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也而吉與凶實於此乎判何也有以制之則吉无以制之則凶故也夫所謂制之之道何也曰猶之止物也必有鎮重之罷止之使勿動也柅之為罷所以止物也而金為之所謂鎮重之器者也此九二之象也初之一陰始生君子懼其動也從而牽繫之於其所謂金柅者使柔道於此止而不得有所往則君子小人各正其位此吉也

故曰有以制之則吉茍或不然在我者鎮重之器有所不足則彼失所繫而縱其所往故陰日長而陽日消小人日進而君子日退必見凶害矣故曰无以制之則凶初六爻辭聖人既設吉凶兩端使君子知所戒矣然慮之也深而防之也周故又設羸豕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夫豕醜穢之畜也而且羸弱宜若无足慮者此一陰在下之象也然徒知今日如是之羸豕而不信其能蹢躅而害物則誤矣

一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徒知今日如是之一陰而不信其能强盛而害陽不亦誤乎故曰羸豕孚蹢躅此聖人重設其戒也朱子發曰一陰雖弱方来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東坡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逺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河南曰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此二之於初則曰包有魚四之於初則曰包无魚夫魚陰物也貪餌而善逝民之象也初六是也當遇之初二與初相遇為容也故近而包之則曰有魚矣何也蓋无常懐者民也近之則親逺之則踈二居近民之位而有遇民之道故民亦從而親之蓋理勢然也又何咎

乎賔謂四也夫初既主二則四雖初之應也然其勢睽隔而阻於外故以賔目之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此豈四之利歟故曰不利賔葢以理義言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明矣而二有之庸何咎也不然則民將散亂无所主制而羣小之禍作於下矣豈特賔之不利乎為九二者亦將岌岌乎殆矣然則九二之包有魚也亦其勢不得不有之也何也已亂之道无出乎此故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四其正應也義且不及三何有焉三若乗二而求與初遇失所安也故曰臀无膚夫乗二既不安也則當反乎其處可也而遇情未忘不能遽去而有遲遲顧戀之態故曰其行次且雖然九三剛而正也剛而正則知其非義之遇而不可以過求也而自厲自警雖有爭初之咎可以少損矣故

曰厲无大咎然三既知厲矣未能无咎而止曰无大咎何也曰如知其非義也斯速已矣可也今也雖其行也未牽繫於初而猶不免於次且焉故其咎未可能盡无也夫當遇之時一陰在下衆陽之情皆所欲遇也然相遇之道不貴踰越以三之剛正固不宜非義以求遇然不免於此者蓋巽其窮也躁而三者巽之窮故也凡人不能自反自克以道制欲而安其素分者皆躁之為也故聖人於此以厲責之夫姤之三

與夬之四亦无異辭也姤也者夬之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夫遠民者民亦遠之近民者民亦近之九四遠而包初遂失其應而曰无魚蓋失遇民之道故也夫遇民之道不可遠也四之无魚而其起也凶禍隨之而象則以遠民罪之云者此非四之遠民也乃四之自遠也何也上之人有所動起也而輙罹其凶曾无親上死長之民非自遠而何魯昭公之去季氏也宋樂祁

譏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也動必憂矣既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死於外以是觀之无魚之凶吁可畏也蓋嘗因是而論之姤之初與四其正應也初不四之應而惟二之遇何也遠與近之間也有夏之民癸之民也民不癸之應而湯之遇癸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與武實

近之故也然則古人所謂民无常懐懐於有仁云者此非民之无常也上之人所以遇之之道无常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不舍命也

張子厚曰杞周於下者也夫杞枸檵也木之美者也其才髙其葉大而蔭故周於下九五之象也而瓜者草之蓏者也滋於此而蔓於彼其實甘脆虆虆然也亦民之象也夫瓜之潰也必自内始初六之陰自内

卦而長之象也九五當陰長之時處高而强盛必當有以芘乎下而豫防乎民之潰故有以杞包瓜之象子厚所謂厚下以防中潰是也夫以九五居中而正者也當陰長之時有中正之美含之以俟天命何所容其心哉故當是時也一陰浸長陽道消剥者天也厚下以防中潰者人也在我者未中歟未正歟吾之憂也在我者既中矣既正矣雖或不遇而至於隕越者則亦天之命也吾獨奈之何哉故含章以俟天命

者九五之志也子厚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是也雖然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是也中正之德緼蓄於内則在我之外无別有天矣故人謀既盡天命在是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修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昔召公作召誥一書以誥成王專以天命告之也然一書之旨則在於祈天永命之一語而已爾及吾求其所以祈天永命云者則又不過於敬吾之德焉觀其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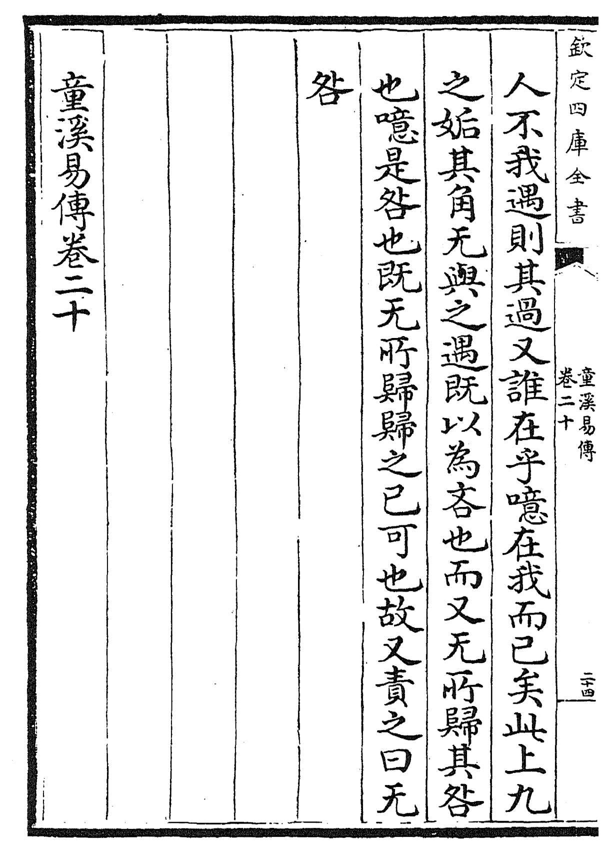
夏商而告之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有歷年與不其延或修或短召公以為凡此皆天命也命在天故皆非我所敢知也然我所以敢知者惟知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爾然則厥命之早墜云者乃在於厥德之不敬而疾於敬德者又祈天永命之要學也故曰肆惟王

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嗚呼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患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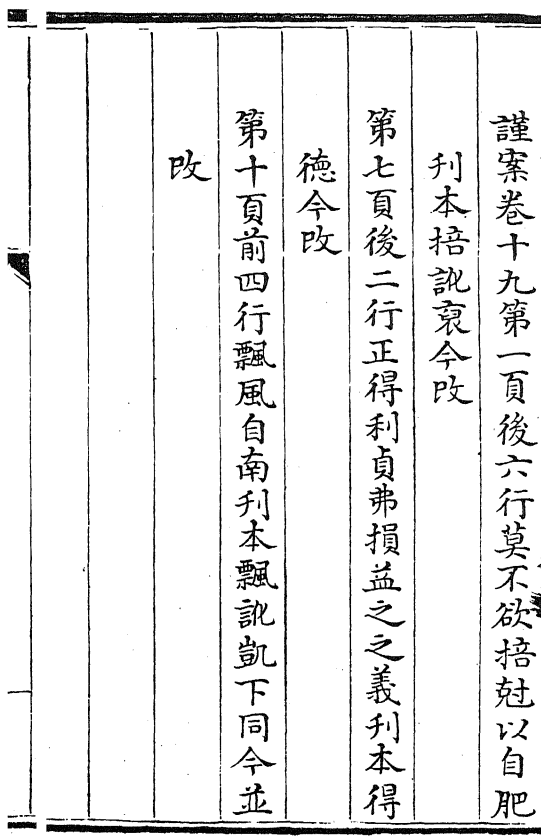
剛居一卦之上元窮而无所遇角之象也夫相遇之道不可遠也以九四之於初也雖應而无所遇故象以遠民罪之況上九予蓋亢則自絶剛則喜觸以是遇人人望而畏却矣其誰與遇哉噫當遇之時而无

與之遇何吝如之夫我有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在人然孟子於此猶有言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又自反也曰我必不忠矣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至此則不得已而以妄人目之以禽獸侶之由是觀之則我无遇人之道而



人不我遇則其過又誰在乎噫在我而已矣此上九之姤其角无與之遇既以為吝也而又无所歸其咎也噫是咎也既无所歸歸之已可也故又責之曰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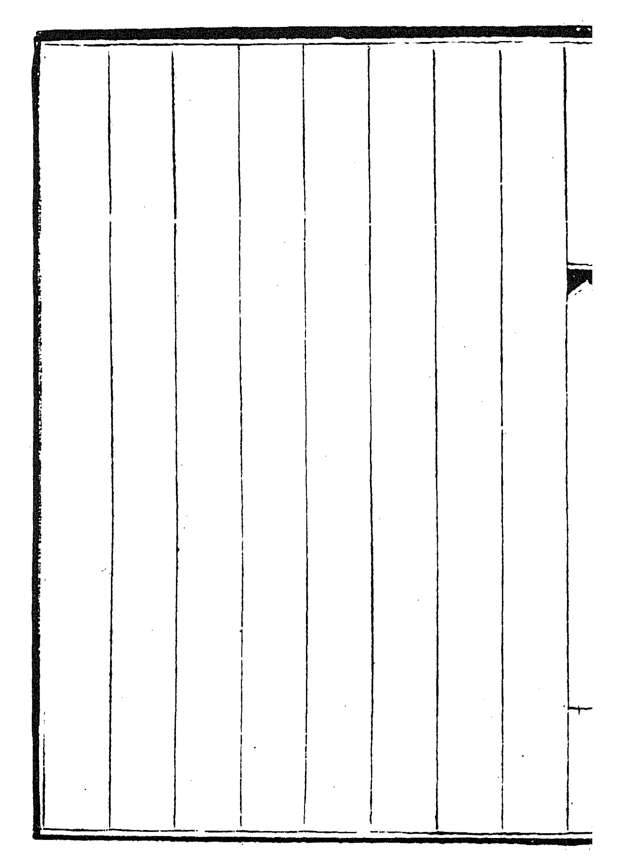
童溪易傳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一頁後六行莫不欲掊尅以自肥刋本掊訛裒今改

第七頁後二行正得利貞弗損益之之義刋本得德今改

第十頁前四行飄風自南刋本飄訛凱下同今並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吴　魯